

## 第二十章 漂亮公子請喝酒

見到一個幽深的山洞，沈曦閃身躲了進去，同他一起的五個士兵身著黑色軟甲，緊緊跟隨在他身後。

山洞黑暗，六人緊緊貼在岩石壁邊，屏住了呼吸，傾聽著外面的動靜。隱隱的，只聽到一陣陣呼嘯的風聲鑽過石隙，宛若鬼哭狼嚎。

沈曦追擊拓跋家的殘黨至此，一心想要立功，沒想到竟然追進了黑山口，一入黑山口，山路驟然變得陡峭，突然間山上石林中飛來無數箭矢，他帶的隊伍遭到伏擊，士兵們四散逃竄，他知道在山坳裏絕無活路，立即帶人上山躲藏，一路死傷，如今竟只剩下五個手下。

他回頭看了一眼身後的兵士，嘴角用力抿了抿，想到出發前父親曾經警告過他窮寇莫追，可如今後悔也無用。

這時，山洞外隱約傳來腳步聲和說話聲。

「這邊看看！」

沈曦聽出來是屯陽那邊的口音。

「倘若能活捉沈家世子，咱們便算是立了大功，回去肯定能升官又發財。」

「只是為何找不到他？明明身後沒幾個人了……若是這次讓他逃了，那就可惜了。」

「哼！便是要將黑山口倒過來翻一遍，也得將他逮住！」

當外面的人靠近山洞的時候，沈曦緊緊握住玉華劍的劍柄，手背隱隱繃出青筋，寂靜的山洞內只聽得到水滴「滴答、滴答」從石壁上滴落的聲音。

那些人似乎只朝著這裏瞥了一眼，便轉頭繼續向前方搜尋。

漸漸外面沒了人聲，身後一名士兵低聲道：「世子，咱們可以出去了吧？」

沈曦警惕的朝外看了一眼，擺了擺手，道：「等等。」又等了片刻，確定沒有任何動靜，他才蹙眉道：「走！」

前面士兵才出洞穴，迎面一人提著長劍刺來，士兵來不及反應，被長劍貫胸，仰面而亡，血腥之氣瀰漫整個山洞，對方動作快若閃電，讓人心驚膽寒。

「世子小心！」後面人叫道。

迎面又一劍刺過來，沈曦驀地仰身後退，避過那一劍。

那人十分豪邁的哈哈一笑，「沈曦，果然是你！真不愧我專程為你設下陷阱，我猜你就在這一帶的山洞裏，專等烏龜伸出腦袋呢！」

沈曦定睛一看，那人身著金甲，身長九尺，高大威猛，虬髯黃鬚，原來是拓跋家手下的先鋒拓跋興，他是拓跋家主的侄子、拓跋煌的族弟，亦是拓跋氏中一員猛將。

沈曦身後的幾個士兵個個叫苦，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，身陷埋伏又遇到這個煞星，簡直是逼上絕路了。

沈曦緊緊握著手中長劍，狠狠磨了磨牙，他雖然沒有跟拓跋興對陣過，卻也聽過他的威名。拓跋家中，除了絕頂高手拓跋煌，排名第二的便是拓跋興了。

拓跋興鄙夷的望著眼前這個白白淨淨的俊哥兒，長劍直指他的胸口，道：「小哥

兒，你若是扔下長劍，自縛雙手，我可以饒你一命，不然，你且問問我這把蒼穹劍飲了多少人的喉頭血。」

沈曦身後的幾個士兵握著劍柄的手開始顫抖，全都看著沈曦，不知道此刻是該戰還是該降，畢竟拓跋興的威名早已如雷貫耳。

沈曦揚唇冷笑，清明的眸子透出幾分超出年齡的淡然，朗聲道：「我沈家從來只有戰死的士兵，沒有投降的孬種，你的蒼穹劍縱然飲血成性，我這把玉華劍卻也不是玩的！」

拓跋興看到他的劍，銀白的劍中間竟鑲嵌著璧玉，怪不得叫玉華劍，不由得仰頭大笑，「果然是個紈褲公子，這樣的劍，你確定不是個玩具嗎？」

沈曦磨牙道：「是不是玩具，你試試不就知道了？」

聽了這話，拓跋興倒是對眼前這小子有些刮目相看，明明是個精緻俊俏的少年，遇到他這樣的人物眼底竟沒有懼意，還真是少見。

他笑道：「不愧是沈寬的兒子，倒是有幾分氣概，只可惜，嘖嘖……毛頭小子，光有氣概是沒用的！」

話音落下的同時一劍刺來，沈曦一個縱身，「鏘」的一聲，兩劍相擊，纏鬥在一起。

令拓跋興詫異的是，他居然低估了這個小子，他的劍術似乎不在自己之下。

纏鬥之際，臉頰上一痛，沈曦驀地後退，抹了一把臉頰，低頭看，手指都是鮮紅的血。

沈曦眼眸一冷，轉頭見拓跋興又是一劍刺來，一個閃身向著山洞外跳去，拓跋興以為他怯了，飛身追了出去，沒想到沈曦才跑了幾步，驀地回身，動作快如閃電，一閃身到了他的身後，一劍飛快的向著後腰刺過來，既準又狠，而且還是甲冑無法遮擋之處。

「嗷！」拓跋興捂住腰眼，已然血流如注，他怎麼也沒想到竟然會被這小子算計，氣得大叫一聲，如同獅吼。

沈曦抽回寶劍，銀色鑲嵌著碧玉的長劍之上，鮮血一滴一滴的往下落。

他的嘴角揚起一絲冰冷卻愉悅的淡笑，這是拓跋興的血！

他揚起長劍，再次刺了過去，拓跋興用盡力氣騰身而起，到了一旁的高石上，只是傷口劇痛，一個沒站穩差點滾下來，幸虧被身旁的士兵扶住。

他咬牙喝道：「給我射死他們！一個不留！」

本想活捉沈曦，但這小子激怒了他，沒有必要留活口了。

沈曦抬頭，只見高石之上，竟站著一排全副武裝的黑甲士兵，個個手挽滿弓利箭，冷森森的對著他們幾個人。

他緊緊握著玉華劍，凝眸看了一眼劍身上的血痕，可惜此時便是玉華劍再鋒利，也無能為力了。

他心頭升起一抹蒼涼，難道他沈曦初上戰場，便要葬身於此了嗎？心中不甘，可這偏偏就是殘酷的現實。

他仰頭歎了一聲，閉了閉眼，放下手中長劍，轉頭看向身旁幾個士兵道：「對不

住你們，還得你們同我一起受死。」

士兵們萬萬料不到他會說出這樣的話，方才他重傷拓跋興，已經叫他們對世子刮目相看了。

幾個人激動得熱血澎湃道：「陪著世子死是我們的光榮！來世，我們定然還是追隨世子！」

沈曦抿了抿嘴，點點頭，抬頭望著拓跋興，高聲道：「你既要殺我，只射我一個便是，他們都是無名小卒，不若叫他們回去報信！」

拓跋興揚唇，對他豎起一根大拇指，「好！今日看在你這份氣概上，我便成全你，有人去報信也好，叫沈寬知道，他的兒子是死在我的手上。」

「世子……」幾個人萬萬沒想到沈曦竟會為他們保命，激動又難過的齊齊喊了起來。

拓跋興望著沈曦，唇角綻出冷笑，不緊不慢的揚起手臂，眼底劃過兩道厲色。「放箭！」

就在他手臂落下之際，一道羅網從天而降，將前面放箭的幾個士兵統統罩住，別說放箭了，那些士兵被羅網兜住，連站都站不穩，紛紛從大石上滾落下來。

「大哥！」沈曦看到來人，禁不住雙眼瞪大，滿眼的驚喜。

「大公子！是大公子來了！」幾個士兵紛紛歡呼，彷彿救星臨世一般。

沈胤帶著人馬趕到，他身著白衣銀甲，戴著銀色半面面具，手持銀霜劍，連挑七八名持弓兵士之後，一個飛身直刺拓跋興。

「沈胤！」拓跋興大驚失色，拓跋焯都不是他的對手，自己又如何是他的對手？更別說他還受了傷。

拓跋興連連後退，沈胤的劍卻快如流星，一招緊接著一招，拓跋興完全招架不住，一個不小心，被沈胤一劍挑落了頭盔，長髮披散，狼狽不堪，措手不及之際，又被沈胤一劍刺中肩頭，血流如注，痛得慘叫一聲。

「走！」拓跋興落荒而逃，藉著地勢的險峻和士兵的掩護急匆匆的逃進了山坳。沈胤收劍入鞘，轉頭看向大石下的沈曦，躍下來到他跟前，一如往日般淡然，問：「沒事吧？」

沈曦這時才猛然回神，方才看他連挑七八名士兵，眨眼之間又重傷拓跋興，動作行雲流水一般，快若閃電翻若驚鴻，似戰神臨世，如此架勢，世間有幾人能擋？他這時才明白，為何父親對他如此倚重，為何將士們對他如此敬重，為何他被人稱為「麒麟子」！

見識了今日情形，他才真正明白，原來沈胤真的是名副其實的麒麟之子。

沈曦在心中歎了一聲，緩緩搖頭，「我沒事。」

身邊幾個士兵都圍了過來，齊齊跪在沈曦的腳邊，含著眼淚懇切拜道：「世子今日如此看重我們幾人性命，小的們決定從今往後無論何時何地，都誓死為世子效力！」

沈曦轉頭，將幾人一一扶起，鄭重道：「你們今日既願認我為主，他日，我沈曦亦不負你們！」

幾名士兵連連叩頭，感激涕零。

沈胤看著沈曦，唇角微揚，不愧是英武侯的兒子，明明是在錦繡堆裏長大的儒雅公子，即便是第一次上戰場，表現亦是讓人意外，孺子可教也。

塢城正在激戰，而晉安依舊一片太平盛世，繁華不減。

洛梨挑著梨花燈，同沈凌波等人一起在街上隨著人潮慢慢走著。

沈凌波買了一盞鴛鴦燈，一對鴛鴦，五顏六色十分好看。但凡小姑娘家都不好意思買鴛鴦燈，倒是她完全不在乎別人的眼光，覺得好看，喜歡便買了。

洛梨瞧著她手中的鴛鴦燈也覺得十分有趣，不畏人言，倒也是一個優點呢。

「看那邊，有燈塔！」沈凌波指著不遠處燈光璀璨之處。

燈塔是用花燈紮成的高塔，聚集了各色花燈，每每都是燈節的焦點。

幾個人興致勃勃的過去看燈塔，偏生不少人也往那邊擠，那燈塔乃是木架子搭起來的，四面八方的人都往這兒擠，不知道是誰擠動了支撐燈塔的木架子，只聽到「轟」的一聲，木架子竟往一邊倒去。

人群一時大亂，洛梨趕緊牽好阿元，生怕他被人踩到了，明月緊急之中連忙將阿元抱起來，又去擋擠洛梨的人，紅豆緊緊跟在兩人身邊，等人群不再推擠的時候，再回頭看，卻沒看見沈凌波。

「凌波！」洛梨著急起來，然而前後左右都是人，就是沒看到沈凌波的身影。她一個小姑娘，單獨一個人也不知道被擠到哪裏去了，一時間，幾個人都心急如焚，大聲喊著沈凌波的名字。

沈凌波被擠得七葷八素的，等站穩腳跟時，周圍都是人，唯獨沒一個臉熟的。

「表姊！」人聲嘈雜，她聽不到洛梨叫她，她叫了人，也沒人回應她。

沈凌波有些焦急，拎著鴛鴦花燈左顧右盼，冷不丁被人絆了一下，猛地後退，踩到了一人的裙角，她一個回身，卻將手裏的花燈落到了那人月白色的裙角上，花燈傾倒，那人的裙角頓時著了火。

「啊呀呀！」沈凌波嚇了一跳，慌忙去踩火，將那人的裙角踩得黑不溜丟，火星子才被她給踩熄了。

「好險……」她拍了拍心口，抬頭一看，只見眼前的人身量甚高，修眉俊眼，鼻梁高挺，臉兒尖尖，長得十分美麗，穿著月白色的衣服，披著雪白滾毛的披風，兜帽兜著頭，只露出一張白晳俊俏的臉龐，額間戴著雙龍搶珠的絳色抹額，臉頰上幾抹薄紅，此時正一臉無語的望著自己的裙角。

沈凌波看清對方的面容，不由得一怔，心道：好漂亮的姊姊，真是個美人兒呢！

「姊姊，對不住。」她連忙乖巧的道歉，「我也是被人絆了，這才不小心踩到妳的裙子，幸虧這花燈沒有燒起來，不然燒了妳的裙子可如何是好？」

對方的目光緩緩抬起，轉到她的臉上，嘴角微微抽搐，眼底顯出更深的無奈。

「我不是姊姊。」清朗好聽的男聲在她耳畔響起，「我穿的也不是裙子。」他掀開披風一角，裏面分明是一件月白色的繡雲紋錦袍。

青年摘下兜帽，露出天青色岫玉髮冠，眉間雙龍搶珠的抹額上，那顆赤金包裹的淡藍色明珠尤其醒目，他雖然花貌玉顏，卻著實是個身材高挑修長的男子。

沈凌波一陣窘迫，垂下頭，低低說了一聲，「對不住。」

正想轉身離開，冷不丁又被後面的大嬸撞了一下，她身子嬌小力氣不大，一個站不穩，驀地向前撲去，正好撲進了青年的懷中。

「對不住……」她雙手貼在青年胸前，努力的想撐起自己的身子，奈何身不由己，被人擠得不能動彈。

「往那邊走。」清悅的男聲在耳畔響起，一隻有力的手握住了她的手腕，拉著她撥開人群朝明渠的方向走去。

待漸漸離開了人群，青年才放開她的手。

沈凌波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轉眼看他，有些不好意思。「謝謝你。」

青年浮起一絲戲謔的笑意，望著明渠邊隨風拂動的碧柳，「小姑娘，妳跟著我走，就不怕我將妳拐去賣了？」

沈凌波打量著他，這人衣著華貴，氣質優雅從容，又怎會是人販子？

她嗤笑了一聲，「你額頭上那顆明珠都比我值錢，何苦還費那個力氣？拐了我還得賣出去呢，可不是要花老大功夫？」

青年轉眼看她，覺得她說話有趣，笑道：「那倒也是，這個買賣真不划算，不過妳的眼力倒是不錯。」

「那是自然。」沈凌波心中得意，也不看她是哪兒長大的。

「妳可是跟家人走散了？」

沈凌波沮喪的點頭，回頭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要找到洛梨他們，簡直如同大海撈針，隔著這些人群，彷彿隔著高山大海一般。

「我也是。」青年道。

他轉頭，只見明渠邊一個小酒肆正對著波光粼粼的水面，老闆不遺餘力的在門口吆喝。

「上好的梅子酒！上好的石榴酒！上好的葡萄酒！還有各種果子酒！走過路過不要錯過！保證你喝得痛快、喝得盡興！」

他心中一動，對沈凌波道：「妳若無事，陪我去喝酒如何？我們在酒肆等，或許一會兒他們就找過來了，總比瞎走的好。」

沈凌波一聽，有些心動，又聽那老闆喊著「石榴酒」、「梅子酒」的，饞蟲便湧了出來。

「好，走！」她興致勃勃的率先向著酒肆走去。

青年看著她嬌巧的背影，不由得搖頭，「這個小丫頭，膽子倒是大。」

大家都忙著看花燈，酒肆中人少，沈凌波揀了中間一桌坐下，小二立即迎了過來，「二位喝什麼酒？」

沈凌波眼珠子一轉，道：「我要一壺葡萄酒、一壺梅子酒，你呢？」她問坐在對面的青年。

青年笑道：「我也是。」

沈凌波擺擺手，嫌棄道：「沒新意，學我。」

青年微微一笑，改口道：「好，那我要石榴酒和李子酒。」

沈凌波拍手，「太棒了，待會兒我讓你見識一種新的喝酒法子。」

青年摸了摸下巴，好奇的問：「妳一個小姑娘家，怎的喜歡喝酒？妳娘不管妳嗎？」

沈凌波調皮一笑，「管自然是管的，但是也有她管不著的時候，比如現在。」

青年笑起來，「可見妳十分不聽話，不是一個好孩子。」

沈凌波沒見過像他這麼愛笑的男子，偏生他笑起來真如三月春風吹過百花，同他的笑容相比，恐怕連百花都沒了顏色。

沈凌波沒有說話，目不轉睛的望著他，淡黃的燈光下，他的臉龐潔白如玉，散發著琉璃一般的光華，眉目竟比她見過的任何一個男子都要漂亮。

她依稀記得大哥從前也長得很好看，只是他戴面具的日子久了，她已經不記得他長啥模樣了。二哥斯文儒雅中帶著幾分俊逸，到底是有些英氣的。可眼前的這個公子，當真是面勝芙蓉，雌雄莫辨。

她支著下巴看得呆了，心想，若是這麼一個玉人兒擺在家裏，怎麼看都看不膩呢。這時，小二將酒送過來，沈凌波恍然回過神來，意識到自己居然盯著一個男子看了好一會兒，眼珠子都沒眨一下，真真是叫人汗顏。

「我在家中是不被允許喝酒，今日可算是破戒了。」青年輕笑道。

「為何？你可是男子。」沈凌波不解，不許女子喝酒也就罷了，男子為何不能喝？她看大伯父他們都喝酒的。

青年但笑不語，將石榴酒倒進白瓷杯中，淡淡的紅色，帶著果子和酒漿的香氣，他嗅了嗅，抿了一口，讚歎道：「雖然是路邊的小酒肆，但味道著實不錯。」

沈凌波笑著叫小二拿來了一個空酒壺，道：「你看我的。」

她將葡萄酒、李子酒、石榴酒、梅子酒各倒了一些，然後將酒壺搖晃了好一會兒，再將混合的酒液倒在一個白瓷杯中，遞到青年面前，興致勃勃道：「你嘗嘗這個，我跟胡人學來的。」

青年微微睜大了眼睛，顯然是第一次見識到這種喝酒的法子，琥珀色的酒液上泛著雪白的泡沫，光看著就吸引人。

他接過酒杯，品了一口，讚許的看向她，接著，仰頭一飲而盡。

「好酒！」如此新鮮的喝法、新鮮的味道，他真是第一次嘗試。

沈凌波得意極了，給自己也倒了一杯。

一杯酒下肚後，青年卻開始劇烈咳嗽，臉上浮起胭脂一般的薄紅，隨著咳嗽加劇，整張臉都開始泛紅，氣息也越發急促。

沈凌波有些慌了，「你怎麼了？」見他咳嗽不止，急忙起身替他輕輕拍撫後背。好一會兒，青年終於止住了咳嗽，無奈的笑著對她說：「這就是家裏人不讓我喝酒的原因。」

沈凌波有些生氣的拿走了他面前的酒杯，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就不要喝了，我不聽話也就罷了，你這麼大了還不聽話，可真不像話。」

青年看她小小年紀，卻教訓起自己來，不由得失笑道：「妳呀，若是以後長大了，肯定是個小管家婆。」

沈凌波瞪他，「我已經長大了，我今年都十四了，我娘還……」後面的她不說了。

「妳娘怎麼了？」青年戲謔的看著她，「妳娘是不是要給妳說婆家了？」

沈凌波翻了個白眼，臉上發燙，用力瞪他，「不要你管！」

青年又笑了起來，因為笑得厲害，又忍不住開始咳嗽。

沈凌波有些著急，道：「我表姊會醫術，若是待會兒她能找過來，叫她給你看。你瞧著是個富貴人家的公子，你家裏人怎麼也不多請幾個名醫給你看？」

青年無奈的搖頭，怎麼沒請名醫，都是命罷了。

她眼底的焦慮讓他心中一動，「妳我萍水相逢，妳為何對我這麼關心？」

沈凌波垂下眼，嘟囔道：「因為……因為我本來就是個熱心腸啊，再說，你也不是壞人，愛笑的人，總歸是壞不到哪兒去的。」

青年看著她，殷紅的唇再次揚起，「妳這話倒是不無道理。」

這時，外頭幾個丫鬟和護衛匆匆趕了進來，「世子，原來您在這裏啊！」

沈凌波一愣，世子？哪家的世子？瞧著這些丫鬟和護衛，陣仗不小。

青年收斂了笑容，緩緩站起來，自有一股上位者的尊貴之氣。

丫鬟看到桌子上的酒，不由得叫苦，「世子沒喝酒吧？世子的身子可喝不得酒的……」

青年擺手，眸光微冷，「行了，回去吧。」

下人們見他臉色冷了，只得啞啞點頭。

他轉頭看了沈凌波一眼，吩咐一個貼身侍衛道：「你帶兩個人將沈姑娘送回沈家去。」

侍衛一怔，「哪個沈家？」

青年揚唇一笑，「還能是哪個沈家？」

侍衛恍然明白，立即道：「小的明白。」晉安最大的沈家，自然只有英武侯家。

沈凌波大吃一驚，到他跟前，驚奇問：「你……你怎知我是沈家的人？」

青年眼底浮起一絲溫和的笑意，「妳同我一位長輩長得很像，何況，妳同妳小時候也並無太大差別。」

「我小時候？」沈凌波這下子更吃驚了，「你見過我？」

青年點頭，「妳七八歲時同方才一樣，一頭撞在我的身上，還踩爛我的袍角，我怎會不記得？」

沈凌波張了張嘴，心虛的瞅了一眼他被燒出黑洞的袍角，腦海中驀地浮現出一個畫面，她冒冒失失的撞到一個漂亮少年的身上，踩髒了他的袍子……

她終於記起來了，成王世子——凌慕遠！

「是你！」沈凌波一雙眼睛瞪得圓圓的。

凌慕遠戲謔的看著她，「為何不能是我？」

沈凌波頓時緊張起來，轉頭看了看桌子上的酒，低聲對他說：「今天的酒我請客，你若是哪天見到我母親，千萬別跟她說我在外面喝酒的事。」

「自然。妳若見到我母妃，亦是不許提。」

沈凌波對他伸出小指頭，「拉鉤。」

凌慕遠見她這樣孩子氣，禁不住搖了搖頭，笑著大步走了出去，「回吧！哦，對了，將酒錢付了。」他總不能讓一個小姑娘家替他付酒錢。

另一邊，洛梨尋了許久都沒有找到沈凌波，想著她也許先回家了，幾個人便往家的方向走，到了沈家大門，正好碰到三個侍衛模樣的人將沈凌波送到家，不由得大喜。

沈凌波向三名侍衛道了謝，送走了人，便趕緊將碰見成王世子的事情說了，還特意叮囑她不要告訴洛漣漪，洛梨也怕洛漣漪白擔心一回，便點頭答應了。

幾個人高高興興的回了青華苑，洛漣漪本已經歇下了，得知她們回來，又起身過來看看，才又回屋睡了。

## 第二十一章 大房夫人很強勢

院子裏，樹枝上冒出綠芽兒，燕子在枝椏間築窩，雀兒嘰嘰喳喳的好生熱鬧，坐在院子裏做繡活的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閒聊著。

阿元上學去了，洛梨要做嫁衣，有許多繡活兒要趕，沈凌波幫她打絡子繡珠邊。

「沒想到成王世子過了這麼多年還認得妳。」

沈凌波抿唇淺淺一笑，道：「八成記得我弄髒他的衣裳。」很不巧的是，第二次碰見，又弄髒了一次。

洛梨瞧著她笑道：「可見他對妳印象很深刻呢。」

沈凌波聽她打趣自己，皺了皺鼻子，「哪裏就深刻了？總歸是我沒變模樣罷了。」

「妳還說他長得好看，可我怎麼記得某人說過，天底下最優秀的男兒都出在沈家，別人家的都看不上眼。」

沈凌波聽了有幾分羞惱，捏著小拳頭捶她，「妳別胡說，長得好看歸長得好看，我又沒瞧上他。」

洛梨意味深長的「哦」了一聲，戲弄她道：「妳既沒瞧上他，但為什麼一說起他，妳的眼睛這麼亮，臉這麼紅呢？」

沈凌波氣得將絡子扔在她身上，「我不理妳了！」說完起身就跑進屋裏去了。

洛梨哈哈大笑，她看出來了，這不就是瞧上了嗎？

玉安閣的東廂中，竇氏坐在榻邊，一旁的圓形鏤空小花几上擱著兩張卷軸。

趙姨娘走了進來，竇氏抬眼，說了一聲「坐」。

她疑惑的看了竇氏一眼，今兒叫她過來，倒像是有正兒八經的事情。

她靠著圓桌坐在繡墩上，問道：「夫人找我來是有事？」

竇氏指了指花几上的卷軸，一手輕輕扶著額頭，懶懶道：「妳且打開看看。」

趙姨娘不知道那是什麼，拿了打開一看，竟是兩個年輕公子的畫像，一個模樣俊美，優雅貴氣，嘴角帶著淺淡的笑意，另外一個長相普通，若說俊朗到底有些差強人意。

「這是……」她有些不解。



竇氏拿起茶杯慢慢飲了一口，才道：「近日不少人家有意同我們沈家結親，我最中意這兩位，長得好的那個是成王府世子凌慕遠，差一點的那個是護國公世子韓禎。」

趙姨娘轉眸一想，恍然大悟，如今沈如月已經訂親了，沈家待嫁的姑娘只剩如煙和凌波，所以這兩個人是夫人替那兩個丫頭選的對象？

她的目光落在凌慕遠的畫像上，笑道：「多謝夫人費心，我瞧著這成王世子十分妥當，如煙若能嫁給他，也算得高攀了。」

竇氏擱下茶杯，淡淡笑道：「妳倒是好眼光，成王乃是皇上的親弟，位高權重，成王世子自然身分貴重，何況，這位世子也是位曠世美男，沒有女子不喜歡的，只是……」

趙姨娘聽她欲言又止，頓時想起一些坊間傳聞，猶豫的說：「夫人是想說世子體弱多病嗎？」

竇氏點頭，「的確有這個傳聞。」她歎了一口氣，「這世上果然沒有兩全其美之事，只是坊間傳聞未可足信，況且世子乃是皇家貴胄，多少名醫養著護著，應當是無妨的。這樁婚事妳自己考量，若是擔憂，護國公世子也是不錯的選擇。護國公府在晉安外的封地頗大，若是同他家結親，對於鞏固沈家的勢力大有裨益。」

趙姨娘一聽，立即露出幾分嫌棄，「韓禎？夫人怎的沒聽說過那個小霸王的傳聞，鎮日裏欺男霸女，還未娶妻，家中便侍妾成群，更是出入花街柳巷的老手，我女兒可不要嫁給這種人，還是成王世子好。」

她的女兒雖然是庶出，可是若嫁給成王世子，將來等世子承襲了爵位，女兒便是王妃，她可就是王爺的岳母了，多麼光榮的地位，以後再也無人敢瞧不起她們母女了。

竇氏瞥了一眼韓禎的畫像，嘴角浮起一絲冷笑，「哦？妳倒是比我還清楚。罷了，咱們要的不過是韓家的勢力罷了，妳既不要，就給沈凌波那丫頭吧。」

趙姨娘心中一陣爽快，笑道：「夫人真是明智，二房無權無勢，也配不上什麼豪門公子，如今能配護國公家的世子已是三生有幸，妳替那小妮子定下這門親事，他日，她還得對妳感激涕零呢。」

竇氏輕輕一笑，挑了挑眉，眼底劃過一抹冷色，「她真能感激涕零才好。」

她招了招手，丫鬟立即過來。

「將這幅卷軸送到青華苑去，說護國公府的世子出類拔萃，本夫人就替他們二房的凌波姑娘向護國公府應了。」

丫鬟點頭，立即將卷軸送去青華苑。

趙姨娘得了這個好消息，歡天喜地的去跟女兒說，沈如煙瞧見了畫軸上的英俊公子，雙眼放光，想起什麼，道：「娘，我小時候見過這位世子呢，那時就挺俊俏的。」

趙姨娘笑容滿臉的說：「如今成王府有意同我們沈家結親，這種機會可一不可再，幸虧妳姊姊已經定了親，要不然成王世子妃哪裏輪得到妳？妳要知道，成王是皇上的親弟弟，他手握兵權，又極得陛下倚重，在朝中的地位不容小覷，妳若嫁入

成王府，那可是嫁得比妳姊姊還好，嫁入這樣的人家，可得偷笑了。」

沈如煙歡喜的抱住趙姨娘，撒嬌笑著，「多謝娘替我做主。」

青華苑中，洛梨繡得累了，才收了繡簍，便見一個青衣丫鬟，正是竇氏身邊的銀鈴送東西過來。

沈凌波從房間裏探出腦袋，問：「銀鈴，妳送的什麼卷軸？」

銀鈴道：「這卷軸要緊，夫人還交代了幾句話，必須當面轉告二夫人。」

洛漣漪聽到外頭的聲音，坐在廳中道：「進來吧。」

銀鈴雙手捧著卷軸入了廳裏，洛梨和沈凌波看出是有要緊事兒，齊齊到了廳中。

洛漣漪坐在圈椅上，一手輕輕搭著扶手，抬眼看她，淡淡問：「夫人有何事？」

銀鈴行了一禮，款款道：「稟告二夫人，夫人說了，向我們沈家提親的人家裏，她已選出中意者，奴婢手中的這位便是夫人替沈凌波姑娘選出來的郎君。」

沈凌波一聽，頓時臉色都白了。

洛漣漪也有些吃驚，之前半點音訊都沒透露，也未曾找她去商量，怎的就將凌波的婚事給定了？她蹙眉問：「選的是哪一個？」

銀鈴呈上卷軸，朗聲道：「夫人選的是護國公府的世子。」

洛梨一聽，腳底一軟差點跌一跤，不可置信的問：「妳說韓禎？」

銀鈴轉頭看了她一眼，答道：「正是。」

洛梨張了張嘴，一時震驚得說不出話來，這哪裏是什麼郎君，簡直是「狼君」啊！韓禎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山狼！

洛漣漪接過卷軸，緩緩打開，只見畫上男子模樣勉強算得上俊朗，衣著華麗，頗有些囂張的氣概。

「護國公府的世子？」她揉了揉額角，「地位倒是不錯，聽聞護國公府權勢頗大。」

銀鈴應聲，「夫人說了，韓家權勢顯赫，足以匹配。夫人的話奴婢已經盡數帶到，奴婢先退下了。」

洛漣漪擺了擺手，銀鈴出了院子。

洛梨到了洛漣漪的跟前，定睛看著畫像，果然是韓禎，隨即焦急的道：「姑母，他不可以，真的不可以！」

洛梨話音才落，便聽到沈凌波紅著眼圈叫道：「我不要！什麼護國公府，便是護天公府的我也不要！」說罷，氣呼呼的跑回房間去了。

洛漣漪平日裏少出門，近兩年又同外間的貴婦往來應酬甚少，因此消息並不靈通，她見她們的反應十分異常，疑惑的問洛梨，「為何不行？」

「這就是一個惡霸呀！」洛梨氣憤極了，將上次她出門時沈胤痛揍韓禎的事情說了一遍，接著冷笑道：「大夫人選了這麼一個人，真不知道她是無心還是故意的。」

洛漣漪聽罷，臉色凝重，雙手緊緊握著，站了起來，「既如此，我怎能將自己的女兒往火坑裏推？我這就去同夫人說，拒了這門親事。」

竇氏是沈家的當家主母，而青華苑的二房又是依附著大房，因此婚禮喪葬之事，

都要通過大房這邊，提親的信函自然也會先一步送到竇氏那兒。

但是洛漣漪是沈凌波的母親，竇氏好歹應該先問一句再做決定，可是如今竇氏顯然問都不想問，便擅自做主，還選了這麼個人選，這讓洛漣漪著實惱火。

洛梨隱隱擔心，姑母這一去，恐怕沒那麼好應付，便道：「我陪著您。」

洛漣漪點頭。

到了玉安閣外的小廳，銀鈴進去通報，竇氏和趙姨娘都在。

竇氏冷冷道：「她來得倒是挺快。」

趙姨娘蹙眉，「夫人，我怕她會……」

竇氏嗤笑道：「怕什麼？護國公府的世子都嫌棄，她還想要什麼樣的女婿？今日可由不得她。」

洛漣漪進到廳裏後坐下，洛梨陪在她身旁。

「夫人將護國公世子的畫像送來，我知妳是好意，只是凌波年紀小，性子也不算溫柔，若是現在出嫁，我不放心，因此……」

洛漣漪話還未說完，便被竇氏輕笑著打斷——

「妹妹是真的不放心，還是不滿意我替侄女做主呢？原先替洛梨選夫婿的時候，妳不是也說要在身邊留一年嗎，怎麼轉身便將她許給了老大？」

「說到底，不過是妳看不中罷了。今兒妹妹妳就沒道理了，別的公子看不上也就罷了，這護國公府的世子都看不中，妳家的姑娘到底要嫁入怎樣的人家才甘心？」

洛漣漪道：「我聽聞護國公世子行為不端，最是浪蕩紈褲，這樣的人……」

竇氏不屑道：「坊間傳聞能有幾分可信？妹妹不必放在心上。護國公府與咱們門當戶對，凌波嫁過去，妳這個做母親的臉上也有光。」

這一番理直氣壯的話竟說得洛漣漪無言以對。

竇氏涼涼的看著她，她倒是想知道，她還有什麼理由拒絕這門親事？

洛梨在一旁輕聲道：「照夫人這麼說，沈家的女兒選擇夫婿，也是不看人品只看門第嗎？倘若是十惡不赦之徒，是否只要門第相當，也不管風評如何名聲如何，夫人也可以閉著眼將女兒嫁過去？」

竇氏冷冷瞥了她一眼，「好個小丫頭，大人說話，哪裏有妳插嘴的分？但凡兒女婚事，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我身為沈家主母，難道還做不了這個主了？」

洛梨惱火的磨了磨牙。

洛漣漪臉色微微發白，搖著頭道：「夫人的確是一家主母，但我亦是凌波的母親，倘若對方人品不行，我斷然不會答應將女兒嫁入這樣的人家。」

洛漣漪素日性子溫婉柔順，沒想到今日說話如此果決，竇氏和趙姨娘對看了一眼，都有些詫異。

「那可真是不巧了，」竇氏輕輕撫了撫腕上的檀香串，懶懶道：「護國公府的人來等回音，消息已經傳回去了，妹妹這般無理取鬧，是想讓我們家退婚，還是想讓護國公府退婚呢？退婚這事兒若是傳出去，可著實不好聽啊。若是妳家姑娘退了親以後沒有人要，可別找我來哭。」

洛漣漪和洛梨都大吃一驚，沒想到竇氏動作這麼快，居然先斬後奏。這消息一傳出去，就是沈韓兩家達成了聯姻的協定，再拒絕便真是退婚了。退婚豈是輕易可以提及的？這關係到女兒家的臉面，關係到兩家的臉面啊！洛漣漪驚疑不定，一時沒了主意。

「退婚就退婚！」

門口傳來清脆的聲音，竇氏抬眼一看，身著胭脂紅襦裙的嬌俏少女就站在門口，一臉的倔強。

「沒規矩！」竇氏喝道：「誰讓妳進來的？都不曉得稟告一聲，本夫人的內室是可以隨便闖的嗎？」

沈凌波大步走了進來，臉上帶著冷笑，「如今有人要將我送上砧板做肉餡了，我還要講什麼規矩？護國公府那種骯髒地方，送給我我都不不要！那韓世子鎮日裏拈花惹草，便是連他娘身邊的洗腳丫鬟都不放過，今兒我就是退婚！大伯母也該知道，在這沈家，我這個臭丫頭從來都沒學好規矩過。」

竇氏氣得不行，「這裏沒妳的事，妳滾出去！」

沈凌波哼了一聲，直勾勾的望著她，「沒有我的事？若是今日我娘答應了這門親事，以後送出去做魚肉的是誰？出去受一輩子苦的是誰？還不是我！」

「這婚事我母親斷然是不會同意的，若是大伯母一意孤行，今兒我就把話撂在這裏，要上花轎，便抬著我的屍首上去吧！」

「凌波……」洛漣漪又是心疼又是難受，她想不到女兒的態度這麼狠絕。

可是女兒都這麼說了，她怎能退讓？

她站起身，雙手交握，鄭重其事對竇氏道：「既然凌波如此堅決，我這個做娘的怎能不支持她？這樁婚事我是不會同意的，即便退婚，即便沒了兩家的臉面，依舊不能答應，夫人請斟酌。」

竇氏氣得翻了個白眼，倏然站起來，惱怒喝道：「洛漣漪，你真當妳是沈家的主子嗎？妳想讓我沈家丟臉？行，妳既然要同我硬碰硬，我便告訴妳，這婚事我還是同護國公府定下了。妳既然這麼有本事，就自個兒去護國公府說，我倒要看看，在護國公的眼裏，妳算什麼東西！」

洛漣漪緊緊握著雙手，氣得渾身顫抖。

沈凌波拉著母親的手，轉頭對竇氏道：「大伯母，您真當我不敢去護國公府退親？我親自去退，到時候看丟的到底是沈家的臉，還是韓家的臉！」

趙姨娘不可置信的瞪著沈凌波，「妳瘋了不成？妳親自去退？到時候沈家要成了整個晉安的笑柄，妳自己丟人不要緊，我們沈家可丟不起這個人！」

竇氏嗤笑道：「我們沈家居然出了一個瘋子。來人！」她一聲令下，外頭便進來三四個下人，「將這個瘋丫頭給我關進青華苑，好好的守著門口，沒到成親那天不許放出來！」

她一步一步逼近沈凌波，注視著她的眼睛說：「妳不是要死要活嗎？行啊，只要妳有那個血氣，我不介意送上花轎的是死還是活！」

洛漣漪氣惱的道：「夫人，妳不要欺人太甚！」

竇氏仰頭冷笑，好似聽到最好笑的笑話，「洛漣漪，一直以來欺人太甚的人到底是誰，妳心裏最明白！」她的臉色倏然變得冷厲，甩袖道：「今兒的事情就這麼定了，都出去！」

趙姨娘不由得拍了拍胸口暗自慶幸，平日裏竇氏許多事情是懶得管，若是真管起來，卻也是雷厲風行說一不二的，幸虧她的女兒選的是個好夫婿，不然事情可就難辦了。

洛梨沒想到竇氏不惜同二房撕破臉皮，也要讓沈凌波嫁入韓家，看來這次是吃定她們了。

她從袖中取出家主令，道：「夫人，請看看這個。」

竇氏轉頭，冰涼的目光落在家主令上，冷笑道：「怎麼，又想拿這個來嚇唬我？我告訴妳，家主令本在侯爺手中，我不知道妳是怎麼得到這個令牌的，偷的還是撿來的都未可知。如今侯爺不在，妳想憑這個震懾我？小丫頭，妳太天真了，家主令在妳手中，或許能保妳一人平安，想保別人？作孽！」

洛梨冷笑道：「是，我的確保不了別人，夫人身為一家王母，自然是厲害得緊，不過家主令在手，猶如家主在此，沈家的家規也從未說過女兒出嫁連母親都不能做主，而叫大伯母專斷獨行的道理。」

竇氏冷冷揚唇，「沈家家規妳倒是記得清楚，不過本夫人也記得，沈家家規之中，但凡沈家女兒的婚事，沒有人的權力能大過沈家主母，妳便是拿出家主令，搬出家規，又能奈我何？」

洛梨眯起眼睛，緊緊攥著手中的令牌，竇氏說的沒錯，沈家家規之中的確有這麼一條，於婚事上，沒有人的權力能大過當家主母，便是姑娘的親生母親也不行。竇氏這一次是打算利用沈凌波的婚事，將青華苑逼上絕路嗎？一想到那個無惡不作的韓禎，洛梨心裏便一陣噁心，倘若沈凌波嫁給那樣一個混蛋，還有什麼將來可言？

洛漣漪的聲音輕輕顫抖，哽咽道：「夫人何必如此，一定要弄到雞飛蛋打的地步嗎？」

竇氏好笑的看著她，「同韓家聯姻，在本夫人眼裏，只有好處沒有壞處，飛了哪隻雞，打了哪個蛋？我看，是有人不識時務才是真。」

「夫人就不怕這件事讓老太太知道？老太太素來心疼孫輩，我就不信她會坐視不管。」洛梨冷聲道。

「老太太？」竇氏輕笑，轉頭看向趙姨娘，「妳且說說，老太太去哪兒了？」

趙姨娘笑著答道：「老太太受了張家老太太的邀請，一早去張家的別院做客了，兩個老人家乃是兒時的手帕交，今兒這一去啊，至少要待十多日才回來呢。」

竇氏看著洛梨，嘲諷道：「妳可聽明白了？十多天之後，文定都過了，妳覺得老太太還管得了嗎？」

洛漣漪震驚得雙腿發軟，她萬萬沒想到唯一的希望竟然也離開了沈家。沈老太太出門的時機這麼剛好，說白了，還不是她們兩人設的好局。

沈凌波冷冷的看著竇氏，原先滿心焦急，如今她反倒坦然了，她輕蔑道：「好，

妳們好生籌辦婚禮吧，到時候我自會給妳們一個交代。」

洛漣漪看著女兒這表情，越發驚駭，她到底想幹什麼？她越是這樣她越擔心，莫非女兒真的要死抗婚？

「凌波……」她心疼的握住女兒的手，淚珠滾落。

洛梨心中憤怒極了，若真是如此，大不了到時候她助表妹逃婚。

這時，銀鈴急忙進來稟告道：「夫人，成王妃帶著世子和郡主一起來了。」

竇氏一愣，成王妃怎的來得這麼快？她還未來得及回覆成王府。

她睨了沈凌波一眼，吩咐下人，「將這丫頭押回青華苑，不許出門！」

下人過來押她，沈凌波一甩手，怒道：「我自己會走！」

貴客臨門，竇氏沒心思同這些人胡攪蠻纏，立即整理衣裳出來迎接成王妃。

沈凌波隨著母親和洛梨一起出來，正好看到從垂花門處走過來的幾人。

她怔然抬頭，便看見了那個人，那個花燈夜同她一起喝酒的青年。

她聽到訂親，第一反應便是不願，至於為何不願，她沒有細想。可是如今再次見到那個人，她的心隱隱驛動著。

她現在有點明白，她如此抗拒這門婚事，或許，有一點點那個人的原因吧，可她如今要同韓家訂親了，未來一片灰暗，又同他能有什麼干係？

成王妃帶著世子和郡主，後面跟著七八個丫鬟僕婦，頗有皇家的氣勢。

洛梨第一次見到成王妃，少不得多偷看了幾眼，只見她容貌甚美，皮膚白皙，身著一襲繡金鸞鳳煙色寬袖錦袍，烏黑的髮髻上簪著幾樣珠飾和翠鈿鸞鳳垂珠金釵，並不繁複卻顯得氣度高華。

洛梨明明是第一次見到這個人，卻莫名覺得有點眼熟。

成王妃身後站著兩個人，左邊是身著月白錦袍的俊美公子，右邊是一個十三四歲的粉衫小姑娘。

「王妃怎的親自過來了？」竇氏笑著迎上前，「倒叫我這兒沒有好生準備呢。」

成王妃微微一笑，「今日來，自是為了小兒的婚事。哦，對了，那不是沈二夫人嗎？」

望著正要從一邊離開的洛漣漪幾人，成王妃叫了一聲。

洛漣漪雖然心情不好，卻還是過來跟成王妃打了招呼。

成王妃走過來，柔聲道：「幾年不見，沈二夫人倒是同從前一樣，一點都沒變。」

洛漣漪搖頭道：「王妃過獎了，歲月不饒人，我亦是老了。」

成王妃笑了笑，看著她身後的兩個女孩，饒富興味的道：「這個丫頭是洛梨吧？我聽聞淮南梨花嬌的那朵梨花正是妳的侄女兒，如今又同沈家大公子訂親了，我一眼看見這丫頭便認出來了，果然是聞名不如見面呢。」

洛梨聽她說起自己，過來規規矩矩的請安。

沈凌波也過來請安，抬眼瞥見了凌慕遠，發現他也正看著自己，急忙垂下眼。

「這是凌波啊？」成王妃感歎笑道：「當初見時，她才那麼一點高，如今再見，已經是個大姑娘了，過來我看看。」她拉著沈凌波的手，面含笑意，轉頭問凌慕遠，「你看，這可還是你那個調皮的妹妹？如今她長得美不美？」

凌慕遠想不到母親會突然這麼問，有些不好意思，點頭道：「自是美的。」

沈凌波偷偷抬眼睨了他一眼，臉頰微微發燙。

竇氏瞧著這態度不對勁，成王妃為何對二房這般親近，還誇獎沈凌波？難道……

她不敢多想，連忙正色道：「王妃請廳中坐，早已著人備了好茶。」

成王妃溫婉笑道：「茶自然是要喝的，不過事情也是要談的，相關的人也得上場才行。」她拉著沈凌波的手，又看了洛漣漪一眼，「二夫人，今日我是為了妳女兒來的。」

眾人皆是一驚。

沈凌波怔然抬頭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接著她瞧見凌慕遠對她調皮的眨了眨眼睛。

竇氏疑惑的問：「王妃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成王妃淡淡一笑，「進去再說吧。」她轉頭看了女兒一眼，道：「大人們有事要談，妳且跟著姊姊去玩吧。」

郡主轉頭看向洛梨，露出可愛的笑容，走過來拉著洛梨的手笑道：「姊姊，我去妳們那兒看看好嗎？」

郡主容貌嬌美，圓圓的臉兒，大大的眼睛，個子嬌小，著實可愛，洛梨看著她便覺得喜歡，笑道：「郡主若是想去，自然是可以的。」

沈凌波偷偷瞥了凌慕遠一眼，抿了抿唇，忐忑不安的跟著洛梨和郡主往青華苑走去。

見郡主竟對青華苑的人這麼熱情，竇氏的臉色有些難看，但仍是勉強露出殷勤笑意，「王妃，花廳中請。」

第二十二章 成王妃親定兒媳婦

入了花廳，幾人坐定。

貴客在列，趙姨娘不敢大刺刺的坐著，而是站在竇氏身側。

成王妃突然造訪，她突然緊張起來，方才成王妃對洛漣漪說的那番話，更讓她的心吊到了嗓子眼。

沈如煙同世子的婚事，只她和夫人兩個人在屋裏談了，消息還沒有傳出去，也沒有聽到成王府那邊的回應，等於還不作數，若是真有什麼變數，她可就要空歡喜一場了。

竇氏等著成王妃解釋，只見她優雅的品了茶，擱下茶杯時，卻對洛漣漪笑了一下。

「凌波如今倒是明艷照人。」

洛漣漪露出笑容，「王妃說的哪裏話，到底還是個孩子，不曉事。」

「凌波可訂親了？」成王妃又問。

洛漣漪張了張嘴，看了竇氏一眼，微微蹙起眉頭，「今兒正為這事爭執呢。」

「哦？」成王妃挑眉。

竇氏心裏暗暗惱火，面上卻笑道：「凌波同護國公府的世子馬上便要訂親，門當戶對的喜事，哪有什麼可爭執的？」

洛漣漪冷笑一聲，「門當戶對？大概只有夫人一個人心裏這麼認為吧。」

成王妃將兩人的表情看在眼裏，心裏早已有譜，又問：「雙方文定可過了？」

「未曾，」洛漣漪蹙眉道：「夫人說護國公府的人在此等消息，得了消息回報回去，但是這門親事我是萬萬不同意的。」

竇氏的臉色立即冷了下來，「妹妹，我可是為妳好，貴客在此，就不要胡說了。」

成王妃輕輕一笑，「我還是第一次聽說，母親不同意，女兒的婚事也能成的。」

竇氏抿了抿唇，有些尷尬，「沈家自有主母當家做主，何況，我都是為了孩子好。」

成王妃轉頭對洛漣漪道：「這門親事，既沒過文定，信物的什麼都沒有，便作不得數，還是有轉圜的餘地的。」

竇氏微微瞪大了眼睛，擱下手中的茶杯，臉上浮起一絲冷笑，「王妃這是何意？這畢竟是沈家的家事，王妃難道真的打算插手嗎？這不合規矩。」

坐在她對面的雖然是身分貴重的成王妃，可她是英武侯的妻子、侯府的主母，地位也絕不比成王妃低了去，怎可隨意受人擺佈？

成王妃一雙清明的眼眸看向竇氏，緩緩道：「這不只是沈家的家事，因為我成王府打算同沈二夫人結親，如此說來，本王妃也算不得胡亂插手了，夫人妳說是嗎？」

「砰」的一聲，趙姨娘一個不小心碰掉了身後花架上的琉璃瓶，琉璃瓶落下摔成碎片。

她臉色發白的望著成王妃，道：「王妃，凌波已經同護國公世子訂親了，如今要同成王府訂親的是五姑娘如煙。」

成王妃露出淡淡笑意，「沈如煙？哦，妳說的是沈家的庶女啊。」

聽到「庶女」二字，趙姨娘的臉色又白了幾分。

成王妃朗聲道：「之前提親時，我便是打算向沈家的嫡女提親的，如月姑娘早已訂親，所以提親的對象自然是沈家二房嫡女凌波，就是怕你們誤會，我今日才特地過來說清楚。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趙姨娘緊緊攥著雙手看向竇氏，焦急之色溢於言表，「夫人……」

「下去！」竇氏惱火的瞪她一眼，「丟人！」遇到點事便如此緊張，只會叫外人笑話。

趙姨娘委屈的低下頭，憋著一肚子氣鬱悶的出去了。

「請問沈大夫人，當初向沈家提親，是我成王府先，還是鎮國公府先？」

竇氏此時再也堆不起假笑，她素來將青華苑視作眼中釘肉中刺，好不容易能藉著婚事打擊二房，卻沒想到成王府一開始看中的就是二房嫡女，怎能叫她不惱火？

「是鎮國公府先。」竇氏淡淡道：「成王府晚了一步。」她其實先收到成王府的提親，但成王妃如此咄咄逼人，她不想說實話。

「那鎮國公府是否說過一定要娶凌波，還是說只要沈家的姑娘都可以？」成王妃又問，銳利的眸光掃過竇氏的臉。

竇氏不好再撒謊，倘若成王妃同護國公夫人一對質便會穿幫，她磨著牙道：「並未說，只說同我沈家結親。」

「既如此，我今日便將凌波定下來，我還特意帶了家傳龍鳳佩送給二夫人做個信物，權當訂親之禮，至於鎮國公府那邊，沈家不是還有如煙姑娘嗎？」

「大夫人既然覺得鎮國公府門當戶對，如煙姑娘又怎可錯過這門好親事，如此貴



府便可向他們交差，豈不是兩全其美。大夫人，妳說是嗎？」

「妳……」竇氏氣得咬牙，「王妃當真是會給別人家做主呢！」

成王妃輕笑，淡然道：「夫人這意思，是不想同我成王府結親了？只是我成王府也撂下話在此，倘若不是凌波，別的姑娘是絕對不行的。」

她身為王妃，自有王妃的氣度，說一不二。堂堂成王妃，這點主意還是能拿得出來的。

竇氏雙手緊握成拳，看著成王妃淡定的模樣，心裏嘔得快吐血，倘若不是沈凌波，便不訂親？成王妃果然是胸有成竹才會走這麼一遭。

無數個念頭在腦海中轉動，這畢竟是同成王府結親的好機會，成王手握兵權，若是成為姻親，以後若是有什麼大事，也是共同進退，於大局而言尤其緊要。看來這次不退讓不行了，否則真的要雞飛蛋打。

她仰起頭，深吸一口氣，閉了閉眼，緩緩道：「好吧，既然成王妃如此堅決，我也沒有反對的理由了。只是，我身體不舒服，先告辭，其他事情，妳同二夫人說便可。」

「大夫人請便。」成王妃淡淡道。

竇氏恨恨的看了洛漣漪一眼，扶著丫鬟的手出去了。

洛漣漪一怔，隨即心中浮起萬千喜悅，她沒想到這件事竟峰迴路轉，成王妃的到來，讓女兒擺脫了一個惡霸，嫁入了高門。

她幾年前見過世子，便覺得那孩子文質彬彬性子柔和，容貌人品才學皆是上上之品，當時甚為喜歡。今日再見，只覺得更加出眾。雖然早聽聞世子身子弱了些，但在她心中，亦是白璧微瑕，比起那個納禪護國公世子好上千倍萬倍，能結上這門親事，她真是歡喜極了。

待竇氏離開後，花廳中的氣氛變得輕鬆起來。

成王妃命下人拿來一個紫檀木盒，緩緩從木盒中取出一個龍鳳繡金錦囊，從中小心翼翼取出一枚龍鳳玉佩。

「這是我凌家祖傳的龍鳳玉佩，乃是先皇所賜，還請二夫人收好，權作兩家結親之信物。」

洛漣漪歡喜的接過玉佩，定睛一看，玉佩是用上好的和田碧玉雕琢而成，晶瑩剔透、流光溢彩，雕工精緻無瑕，真正是絕世珍寶。

「多謝王妃解圍。」她激動得眼泛淚意，「不怕王妃笑話，我二房在沈家無勢，倘若不是王妃過來，我女兒怕是真要嫁入護國公府了。」她搖頭歎息，「護國公府的世子當真是一言難盡。」

成王妃輕笑，拍了拍她的手背，「今日之後便是一家人，談什麼謝，多見外。日後若是有事，我成王府同你們一起分擔便是。」

洛漣漪聽著這話感動極了，擦了擦眼角的淚，鄭重的點了點頭。

院子裏，早春的桃花已經綻出粉紅的新蕊，桃花樹枝下，身著胭脂紅襦裙的女孩

無聊的坐在青石凳上，一隻手支著尖尖的下巴，一手拿著一根樹枝撥弄著落在石桌上的粉色花瓣。

洛梨帶著郡主在屋子裏聊天，沈凌波卻沒那個心思，因為成王妃的到來，她心裏亂極了。

她們會談些什麼？自己的終身到底會如何？

半晌，她歎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身為女兒有什麼用，終身大事都要被人擺弄，還不如做男兒，像大哥哥二哥哥那樣征戰沙場，才不負此生啊！」

話音方落，她便聽到耳畔響起一道聲音——

「這麼說，妳可是要去打仗？做個女將軍？」

沈凌波嚇了一跳，驀地坐直身子，轉頭一看，就見凌慕遠站在自己身旁。

金色的陽光照在他的臉上，更顯得他的五官像是精心雕琢而成，俊美動人。

自打遇到凌慕遠，沈凌波才知道，原來這世上還有比女兒家更好看的男子。雖然她打心底是有些不屑的，男兒怎麼能生得比女兒家還好看？可是真看到這樣一張臉，這樣一個人，她還是忍不住要多看幾眼。

「你……你怎麼來這兒了？」沈凌波睨了他一眼，有些害羞的垂下了頭。

「我如何不能來？」凌慕遠戲謔的低頭看她。

「這是我家啊，誰讓你到處亂走的？」

沈凌波驀地抬頭要瞪他，他正好低下頭，兩人四目相對，距離又那麼近，近得幾乎氣息相聞，沈凌波嚇了一跳，立即往後仰去，一個不小心卻從石凳上跌下來了。

「哈哈……」

一陣清朗的笑聲傳到耳畔，沈凌波羞惱極了，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，跺著腳道：

「凌慕遠，不許笑！」

「妳連我笑也要管？日後還有什麼是不管的？」他對她挑了挑眉。

他的話，叫她心慌意亂。

「我才不管你！」她惱火的伸出小拳頭要打他，卻被他抓住了手腕。

「不可以打我。」他十分認真的說。

沈凌波驀地想起他的身分，心虛的做了個鬼臉，「了不起，不打就不打，你放開我！」

他握著她的手腕，笑得意味深長，「我不放。」

沈凌波瞪圓了眼睛，叫道：「你好賴皮！」

凌慕遠挑了挑眉，「我就是賴皮，如何？」

沈凌波氣得咬牙切齒，虧得她還覺得他脾氣好，沒想到居然這麼無賴。

她使勁掙了幾下，沒有掙脫，嘟嘴道：「你再無賴，我要叫人了，到時候看看是你這個世子丟臉，還是我丟臉。」

凌慕遠笑得如春花般燦爛，放開了她的手腕，「傻瓜，到時候我們兩個都丟臉。」

沈凌波定定望著他如花笑靨，聽到那一聲「傻瓜」，心驀地突突跳了一下，臉上浮起薄紅，哼了一聲，轉身就走。

這時，聽到身後那人高聲問道——

「妳還想不想和我一起喝酒了？」

沈凌波定住腳步，咬了咬下唇，回頭道：「你有好酒再說吧！」說罷，轉身跑開，清風揚起她緋紅的裙襖，猶如夏日裏盛開的石榴花。

凌慕遠站在原地，清澈的眼底浮起一絲笑意，望著遠處的人影輕聲自語，「我成王府的好酒自然是盡有的。」

他第一次遇到這麼有趣的丫頭，看到便開心，同她說話更開心，這樣的人若是擱在身邊，是否一輩子都不會有煩惱？

「姑母？」聽到敲門聲，洛梨開了門，看到滿臉笑容的洛漣漪，而洛漣漪的身旁站著成王妃，她瞧著這情形，心裏鬆了一口氣，成王妃這一來，真是解決了一個大麻煩，表妹的婚事應該已經定下來了。

「青陽，該回去了。」成王妃喚了一聲。

凌青陽探出腦袋，一臉的不樂意，「母妃，這裏姊姊多，我還想玩一會兒。」

成王妃不由得搖頭，滿臉無奈，「都十四歲了，玩性還這般大，這裏的姊姊便像是自家姊姊一般，妳若是想來隨時來玩便是，也不急在一時。」

凌青陽依依不捨的拉著洛梨的手，「阿梨姊姊，若是日後我過來，妳可歡迎？」

洛梨輕笑道：「怎會不歡迎？妳隨時來便是。」凌青陽嬌俏可愛，又沒有郡主的架子，哪有人會不喜歡她？

凌青陽開心的點頭，走出來到成王妃身旁，對著洛梨和沈凌波揮手，「既如此，過幾日我再過來玩。」

送走了兩人，洛漣漪迫不及待的將婚事告訴兩個姑娘，又將成王妃給的龍鳳佩拿出來，三人圍坐著觀賞。

沈凌波看著手中晶瑩剔透的龍鳳佩，想著那個人，禁不住羞紅了臉。

洛漣漪道：「過幾日便會開始安排訂親的儀式，凌波，我同王妃商議了一下，妳的婚期在妳姊姊之後。沈家最近婚事太多，忙不過來，上巳節有妳兩個哥哥的婚禮，五月端午又有妳如月姊姊的婚禮，妳的婚禮便安排在七夕那時，妳看如何？」

沈凌波紅著臉道：「娘，您這麼說，好像我趕著嫁人似的，能陪在您身邊多一些時日，我自然是求之不得。」

聽著這話，洛漣漪覺得欣慰，輕輕撫了撫她的頭，「真是我的乖女兒，只是妳們一走，我這院子裏頭要冷清許多了。」

阿元在一旁脆生生道：「姑母，我陪著您。」

洛梨笑道：「姑母說的哪裏話，我不是還在沈家嗎？我和阿元都在啊！」

洛漣漪不禁失笑，拉著阿元和洛梨的手，「是啊，我都忘了，妳也就是在光華軒，才隔了幾步路呢，一家人在一起，真好。」

沈凌波也湊過來，道：「娘，我也在晉安啊，有空便來看您。」

洛漣漪欣慰道：「好，都很好。」兩個孩子的婚事終於塵埃落定，而且嫁的都是頂好的人，她懸著的心終於可以落下來了。

這時，菊香苑中，沈如煙將自己關在房間裏。

趙姨娘在外面聽著裏面「乒乒乓乓」的聲音，一陣肉疼，叫道：「如煙啊，妳別砸了，都是貴東西，妳砸的可都是銀子啊！」

沈如煙在裏頭尖聲叫道：「憑什麼？憑什麼她嫁給成王世子，我就要嫁給那個敗類！憑什麼沈凌波就這麼搶走了我的夫君，憑什麼？」

趙姨娘不住的敲著門，焦急道：「有什麼話好好說，妳且出來，娘跟妳慢慢說。」

沈如煙驀地開了門，氣得小臉兒通紅，眼眶也紅紅的，「娘，為什麼會這樣？您不是說我可以做王妃的嗎？都是您告訴我的呀！」

看到女兒這麼激動，趙姨娘一陣心疼，歎氣道：「可不就是妳的姻緣嗎？只是成王妃她……」

沈如煙咬著牙道：「便是做不了世子妃，我也不要嫁到鎮國公府！娘，您可是我娘，您忍心看著我嫁給那個王八蛋嗎？」

趙姨娘忙壓低聲音解釋道：「我便是來告訴妳這件事的，其實……夫人並沒有回消息給鎮國公府，那是唬二房的，所以，妳雖然嫁不成成王世子，也不會嫁去鎮國公府。」

沈如煙一愣，呆呆望著趙姨娘，「唬她們的？」她居然信以為真，大家都信以為真，以為她得嫁給韓禎那個混蛋。

她不由得鬆了一口氣，可是想起世子妃這名頭就這麼沒了，一口悶氣又嚥不下，一屁股坐在臺階上，揉著眼睛哭起來。

「因為我是庶女，活該受欺負是不是？因為我是庶女，便是結親也要低人一等？娘，您讓我以後怎麼有臉再出門？就是出去，還不是被別人笑死。」

趙姨娘咬了咬牙，安慰女兒道：「這口氣，娘給妳記下了，娘這次一定給妳選個頂好的夫婿，將那個人比下去，終有一日，我會讓二房付出代價的！」

天氣一日暖過一日，洛梨的嫁衣基本上完工了。沈凌波因為同成王府定了親，心情好極了，沈家下人們也得知了消息，看青華苑的眼光都變了，彷彿看見未來王妃一般。

唯獨沈如煙，每次見著沈凌波，要麼臉色鐵青，要麼扭頭就走，兩個人平時不能待在一處，不然肯定吵得不可開交。

這日，洛梨正在教導阿元讀書，聽見敲門聲，出去打開院門一看，居然是凌青陽，她穿著一件鵝黃色繡金襦裙，背著一個小包袱，像是離家出走。

「郡主？」洛梨詫異極了，「妳這是……」

凌青陽得意的揚起唇角，道：「我跟母妃說了，我要過來住一段日子。」

洛梨吃了一驚，雖然青華苑廂房很多，可是凌青陽畢竟是郡主，成王府又是雕金砌玉的地方，青華苑哪裏比得了？凌青陽年紀小長得又可愛，很得皇上和成王的喜歡，她聽聞她的衣裳首飾、日常用品，小到一枚耳墜，大到頭面首飾，許多都

是宮中的娘娘們給她置辦的，俱是萬裏挑一、精緻無比貴重無比的，如此嬌養著的郡主，如何能適應青華苑的普通生活？

「郡主可別胡鬧了，」洛梨失笑，「這玩笑可不能隨便開。」

凌青陽似乎特別喜歡洛梨，進來抱著洛梨的胳膊撒嬌道：「我就是想住在這裏嘛，阿梨姊姊難道要趕我出去不成？」

洛梨被她鬧得沒轍，揉了揉額角，「也罷，妳要是真住不慣，可立即回去，不要勉強。」

「曉得。」凌青陽興奮的點頭。

沈凌波見凌青陽來了也很高興，畢竟她可是她未來的小姑。

凌青陽將用檀木盒子裝著的幾本書冊交給沈凌波，道：「這是哥哥讓我帶過來的，都是十分有趣的志怪孤本，讓妳無聊時看著玩。」

沈凌波接過書冊，見都是古籍，而且都用藍色絲綢細細的包著書皮，想必都是珍品，不由得露出甜甜的笑意，道：「他倒是有心了。」

凌青陽進了屋，洛梨將剛做好的白玉糕端了一份給她，又煮了茉莉茶給她喝。

凌青陽一邊吃糕點一邊問：「聽聞大公子和二公子都在塢城，可有什麼消息回來？」

洛梨搖了搖頭，按道理說，他們去了差不多兩個多月，消息來回雖然需要花費時間，可是也該有點消息傳回來，到底戰事如何，是贏了還是怎的，總叫人知道才好。

半點消息都沒有，實在叫人心焦，整個沈家如今都擔心著那幾個人呢。

「聽說大公子神勇，想必一定能凱旋歸來。」凌青陽雙眼亮晶晶道：「我從前見過一次大公子，但是他戴著面具，阿梨姊姊既然是他的未婚妻，可有見過大公子的樣子？」

洛梨看著她，見她說起沈胤時，雙眼尤其明亮，似乎對沈胤很感興趣，她心裏有些奇怪，莫非郡主早已聽聞沈胤大名也對他十分仰慕？

她笑著說：「我自然是見過的，他在家中時，並不是時常戴著面具的。」

凌青陽一怔，有些失神道：「是嗎？我還真想看看他不戴面具的樣子。」

沈凌波將書冊拿進房裏放，出來時正好聽到這話，不由得一愣，她對洛梨使了個眼色。

洛梨會意，隨著她去了院子。

沈凌波低聲說：「我怎麼覺得郡主對大哥很有興趣？該不會……」

洛梨蹙眉瞪了她一眼，「別胡說，郡主知道沈胤已經同我訂親了，怎會如此？」

沈凌波不以為然，撇了撇嘴，「怎會如此？感情這事可說不定，妳還是上心些吧。」

雖然凌青陽是凌慕遠的妹妹，但是洛梨是她的表姊啊，要是兩人真的搶一個男子，她定然是站在洛梨這邊的。

洛梨低頭，咬了咬下唇，微微搖頭，她覺得凌青陽應該不是那種人，何況這丫頭年紀還小，對男女情愛知道什麼呢？

幾個女孩有說有笑便過了大半天，快到黃昏的時候，突然聽到外間傳來急促的腳

步聲。

幾人抬頭看去，只見紅豆上氣不接下氣的站在門口。

「要回來了……」紅豆抹了一把額上的汗水，一臉的激動和欣喜。

沈凌波一怔，「什麼要回來了？」

「就是，就是……」紅豆揮舞著雙手比劃著，「就是大公子和二公子啊！」

洛梨倏然站起來，瞪大了眼睛，膝蓋上擱著的繡繡落在了地上，「真的？」

凌青陽也跳了起來，「到底何時回來？」

紅豆吞了一口唾沫，急忙道：「府裏頭接到了快報，說是塢城大捷，不但守住了塢城，還連奪了拓跋家三座城池，將他們趕回了屯陽！回城的大軍明日一早便會到晉安東城門！」

「哇！太好了！」沈凌波和凌青陽頓時歡呼起來，「我們贏了，我們贏了！」

洛梨捂著心口，欣喜如狂，她還說怎的沒有消息傳回來，原來他們的人已經回來了呀！一想到明日便能見到他，她的心幾乎要從胸口蹦出來。

距離他們成親的日子不到半個月了，他答應過她的，他真的趕回來了……

### 第二十三章 沈胤回來了

這一晚，洛梨睡不踏實，半夢半醒間，她彷彿看到那人向她走過來，驀地睜眼，才發現眼前一片昏暗，再轉頭看向外頭，天邊微白，已經聽見鳥鳴。

她連忙起身，梳洗打扮好，才聽到其他人起身的聲音。

凌青陽就睡在隔壁的廂房裏，走了出來，一邊打著呵欠一邊同她打招呼，「阿梨姊姊早。」

洛梨輕輕一笑，「妳也早。」

凌青陽的目光落在她身上，驚訝的瞪圓了眼睛，「妳今兒的裙子真好看。」

洛梨臉上微紅，低頭看著自己身上這件朱紅色繡銀線牡丹的裙子，是去年在家中母親給她裁製的，她很少穿，今日穿是為了喜慶，他若是看到必定也會歡喜。大約因為她平日裏甚少穿紅色，凌青陽才會如此驚訝。

洛梨也不好說什麼，推著她去梳頭，道：「讓紅豆幫妳梳頭，她最會梳了。」

凌青陽自己一個人拎著一個小包袱就過來住了，可是她平日裏都有人照顧，梳頭也不會，因此洛梨便叫紅豆多多照顧她。

今兒從一大早開始，整個沈府的氣氛都不一樣了，歡喜之中帶著期盼。

竇氏本是想親自去東城門接人，但是聽說大軍凱旋而歸的消息一傳回來，已經有無數百姓湧到東城門，便打消了這個念頭，只著人去探聽消息，在家裏準備著盛宴等著。

洛梨和沈凌波本是要出門去看大軍的，但是被洛漣漪管住了，只許在家中等。

正當一家人翹首期盼的時候，外頭小廝突然傳來消息，「到了！到家了！」

這消息彷彿一個沖天雷炸開了一般，瞬間傳遍了整個沈府，洛梨和沈凌波帶著凌青陽、阿元飛快向大門口走去，其他人也先後的往大門口聚集。

盛棠拉著沈如煙的手一起過來，竇青嵐緊跟其後。竇青嵐住了這些日子，就為了等沈曦，如今好不容易等到他回來，如何不興奮？

洛梨來時，門口已經站滿了人，她在人群之中翹首望去，只見一行穿著全副武裝鎧甲之人大踏步進了沈府大門，最先進來的是英武侯沈寬，他精神一如往日矍鑠，面帶笑容看著眾人，後面跟著他的近衛親隨。

竇氏沒瞧見沈曦，急忙拉著沈寬問：「曦兒呢？」

沈寬笑道：「妳別急，他們兄弟二人此次立功不小，陛下著人召見，已經入宮了。」

竇氏聽了又是高興又是失望，最後長長鬆了一口氣，喃喃歎道：「他沒事就好，沒事就好。」至於立功不立功，那倒是次要的。

幾個姑娘聽聞沈胤和沈曦都進宮了，頓時大失所望，熱鬧看了一回，便各自回院子。

「若是進宮，大約還得半日才能回來吧，」沈凌波嘟著嘴，不高興的望著洛梨道：

「若是宮裏設宴，晚上還不知道回不回得來呢，虧妳起了個大早等著大哥哥，若是他回來，一定得罰他。」

洛梨笑了，拉著阿元跨進了院子門，說：「妳這張小嘴就是不饒人，他進宮難道是他想的嗎？便是陛下設宴，他也推脫不得，如何要罰他？」

沈凌波望著她，戲謔道：「啣啣啣，這還沒過門呢，就護起相公來了，以後還不知道怎麼著呢！」

洛梨羞惱的伸手捶她。

凌青陽也一臉毫不掩飾的失望，不高興的噘著紅紅小嘴歎道：「真可惜，我還以為可以見到大公子呢。」

洛梨不由得看了她一眼，見她失望的表情竟如此明顯，倘若是一個不相關的人，怎會這樣？難道真如沈凌波所說……

她皺了皺眉頭，心中著實困惑。

青華苑眾人聽說英武侯回府稍作修整又進了宮，大約是在宮裏參加宴席了，一直到下午也不見人回來。

洛梨雖然心神不寧，但是不得不按捺住心思，坐在房裏看看書彈彈琴。

她正在調琴時，卻聽到紅豆急匆匆來稟報，「表姑娘，阿元小公子爬到樹上下不來了。」

洛梨吃了一驚，連忙擱下琴，飛快的往外走。

凌青陽正在院子裏吃果子，見她跑出去，也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，連忙跟了出去。跟著紅豆穿過橘園，到了一棵碩大的桃花樹下，那桃花樹根深樹大，年代久遠，開了滿樹的桃花，阿元抱著高高的一根樹枝，看似想下來，腳卻不知道往哪兒踏，瞧著就讓人心驚膽戰。

「阿元，你爬那麼高幹麼？」洛梨仰頭叫道。

「從這裏可以看到街上，我想看看大哥哥回來沒有！」阿元對洛梨揮舞著小手，

「可是……可是我下不去了……」他探頭一看下面，就嚇得抓緊了樹幹。

「這孩子！」洛梨惱火。

紅豆在一旁著急，「表姑娘，這該如何是好？這……這要怎麼將人弄下來啊？」

洛梨抬頭看了半晌，道：「沒法子，我上去把他接下來。」她兒時也是爬樹的好手，只是這幾年不爬了，也不知道是否生疏了。

「啊？」紅豆瞪圓了眼睛望著她，她第一次聽到姑娘家敢爬樹的。

洛梨將裙子掖起來，抱著樹幹慢慢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紅豆在一旁瞧著，發現她的身手倒還挺靈活的。凌青陽趕過來，看見洛梨在爬樹，眼珠子差點掉出來。

洛梨爬上了樹杈，抬頭看向阿元，叫道：「阿元，你不要動，我在這下面接著你，你一會兒慢慢的往下挪。」

阿元看見姊姊，心稍微定了些，用力的點頭。

兩人之間隔著一段距離，洛梨在下面伸手接，阿元伸著腿試探的往下挪，但兩個人就是構不上。

洛梨一陣焦急，額上冒出細密的汗珠。

她努力伸長手，好不容易碰到了阿元的腳，叫道：「你試試往下挪。」

阿元往下挪了一下，卻聽到他抱著的那根樹枝「嘎吱」一聲響，往下垂了一下，儼然要斷裂的樣子。

阿元嚇得緊緊抱住樹枝，不敢再動。

洛梨心急如焚，這下可怎麼辦？若是樹枝斷了，可不就完蛋了？

驀地，阿元一雙眼睛緊緊盯著下面，「大哥哥……」

洛梨惱道：「你先想法子下來才是，若不是你頑皮，怎會如此？現在叫大哥哥也晚了，他又不能來救你！」

「大哥哥！」阿元如同遇到救星一般，對著下面揮舞著小手，「大哥哥來救我！」

洛梨一驚，轉頭往下看，只見一人身著素白錦衣，仰頭望著樹上兩人，他依舊戴著銀色面具，看著他們的眸光卻透出幾分溫暖的光芒。

沈胤！她的心頓時用力一跳。

她沒有看錯，他真的回來了，此時此刻就站在這棵樹下……

一時間，洛梨臉上滾燙，本來好好打扮一番想給他一個好印象，這下倒好，她將裙子掖起來，頭上都是樹葉，還以一種十分像猴子的姿勢抱著樹幹，這下丟人丟大了，什麼名門淑女，如今在他眼裏，怕已經變成了野丫頭。

沈胤沒有動作，微微揚唇，對阿元道：「下來，跳下來。」說著，在樹下伸出了雙臂。

阿元興奮極了，毫不猶豫的撒手往下一跳……

「等等，等等啊……」怎麼就跳了？洛梨還來不及商討這個法子的可行性，阿元便已經跳下去了，這麼高耶！

洛梨心驚膽戰的往下看，卻見沈胤騰身而起，準確無誤的將阿元抱在懷中，平平安安的放在了地上。

洛梨張口結舌，這樣也行？

阿元站在地上歡呼，轉頭對洛梨說：「姊姊快跳下來吧！」

洛梨一怔，正在猶豫是以笨拙的姿勢慢慢爬下去，還是像阿元那樣跳下去，沈胤已經向她伸出了雙臂。



那一刻，她心中彷彿注入了一道暖流，看著他，她生平第一次這樣信任一個人，彷彿落下時，他一定能穩穩的接住她。

她不再遲疑，鬆開雙手，身子從樹上落下，她宛若飛翔一般展開雙臂，隨即落入一個溫暖的懷抱中。

有力的雙臂將她緊緊的抱住，抱著她騰空之後又落到了踏實的地面上。

她目不轉睛的看著他，那彷彿聚集了滿天星子的黑亮雙眸也定定的看著她。

她一轉頭，將臉埋進他的懷中，再次聞到熟悉的芝蘭香氣，再次感受到他的體溫和心跳，她的手緊緊攥著他的衣襟不想放開，眼淚打濕了他胸前的白衫。

她提心吊膽的等了他兩個多月，他終於回來了。

「我回來了。」他將她抱得更緊，讓她的小臉緊緊貼著自己的胸口。

洛梨窩在他懷中，小手握成拳頭用力捶打他的胸口，哽咽道：「真討厭，現在才回來。」

他唇角微揚，低頭看著懷中的女子，低低在她耳畔道：「回來娶妳。」

聽到這四個字，她的心再也忍不住的胡亂跳動起來。

「大公子！」凌青陽清脆的叫了一聲。

洛梨這才猛然驚覺自己還在他懷中，急忙掙扎著要下來，凌青陽在旁邊看著，真是怪不好意思的。

沈胤轉頭看過去，「妳是……」他並不認識這個圓臉的可愛小姑娘。

「這是成王府的青陽郡主。」洛梨解釋道。

凌青陽激動道：「我在外祖家待的時間久，回晉安不過半年，所以大公子沒見過我。」

沈胤微微點頭，「哦，原來如此。郡主好。」隨即他又望著洛梨，伸手擦了擦她眼角的淚意，唇角揚起淺淺的弧度，道：「眼圈紅紅的便不好看了。」

洛梨瞪他一眼，驀地想起自己爬了樹的，出了汗又沾了灰塵，此時的妝容怕是不能看，急忙用袖子遮住了臉，「不許看了，我要先回去洗漱。」

沈胤瞧著她害羞的樣子，笑意更為加深。

「你在笑我！」洛梨嘟嘴跺腳。

沈胤搖頭不承認，「並未。」

洛梨哼了一聲，斜睨他一眼。撒謊，分明就是在笑她！他這個人，就是最愛看她的笑話。

阿元拉著沈胤的手，開心的道：「為了大哥哥回來，姊姊今早特意做了許多糕點，大哥哥現在就跟我去青華苑吃吧。」

洛梨一聽阿元揭了她的底，羞惱的道：「阿元，我哪裏有特意做？本來每日都做的。」

阿元對著她做了個鬼臉，嚷嚷道：「不管啦，反正大哥哥要去吃的。」

沈胤對著洛梨搖搖頭，彷彿在說，妳這個敢做不敢當的小丫頭，轉身便被阿元拉著進了青華苑。

洛梨捂了捂臉，臉頰還是熱的，急忙跟著回了院子，站在一旁的凌青陽滿眼都是

羨慕，也跟著進了院子。

阿元極殷勤，又是搬椅子，又是遞果子。

沈胤之前每次都只送洛梨到院子門口，因青華苑中都是女眷，所以他並未進來過，今日來，正好洛漣漪跟沈凌波去別的院子了，屋裏倒是十分清靜。

他發覺青華苑同府裏其他院子相比，簡單了許多，沒有華麗的裝飾，亦沒有古色古香的玩物，只是院中角落種著各種香草，又有精緻的花圃，淡香浮動，倒也不失自然和舒適。

他抬頭，院中一棵茂盛的梨花樹已然開滿了雪白的梨花，風兒一吹，潔白的花瓣彷彿雪花般落下。

梨花，洛梨……他的女孩兒。

他的女孩兒此時換穿了一襲梨花白的飄逸襦裙站在門口，烏黑柔滑的長髮披在身後，只簡單的用粉色的髮飾簪了額髮，映襯得一張小臉精緻如同蓮瓣，嬌俏動人，她手裏捧著一個食盤，一步一步向他走過來，裙襬輕揚，宛如步步生蓮的仙子。他望著她，喉頭上下滑動了一下，緩緩抬起手臂，向她伸出了手。

洛梨戲謔的睨他一眼，沒有理會他伸出的那隻手，而是將食盤擱在他身側的圓形青石桌上，側身坐在石凳上，道：「你回來勞累，先喝口熱湯。」

說著，她盛了一碗人參雞湯送到他面前。

果然頑皮！沈胤睨了她一眼，看到她得逞的調皮笑意，有些失落的垂下手臂，接過雞湯慢慢喝了起來。

阿元此時抱著一盒子糕點到了外頭，如數家珍的道：「這是白玉糕、這是杏仁糕、這是梅子糕，還有新鮮的松子糕，大哥哥先吃哪一個？」

沈胤喝了半碗湯，揉了揉阿元的頭頂，「糕點可以慢慢吃，你的武藝卻不可以不問，這段時間你跟著明月學得如何？」

阿元一聽師父問起了武藝，立即來了精神，「我現在就打拳給哥哥看。」

沈胤頷首，阿元果然開始有模有樣的打起拳來，洛梨瞧著十分有趣。

她看著阿元練拳，伸手去拿糕點，冷不丁卻碰到一隻溫熱的手指，她垂眼，見他也伸手拿糕點，她正打算將手收回，卻被他的手緊緊握住。

洛梨拿眼瞪他，男人卻握著她的手指，不為所動，她臉頰發燙，又用了些力氣想要把手抽回來，可是他力氣大，她哪裏是他的對手。

「他們都看著呢。」洛梨低聲急道。凌青陽正端著果子要從房裏出來，走過來不就看見了？怪羞人的。

沈胤轉頭睨了凌青陽一眼，這才慢慢放開了她的手指。

凌青陽將新鮮的果子擱在桌上，都是剛洗好的，帶著水珠，她熱切道：「大公子嘗一下這櫻桃，特別甜，是宮裏頭的人送過來的，別處沒有的。」

說著，將一串櫻桃遞到了沈胤的手邊，這熱情倒叫沈胤微微愣了一下。

他略微遲疑，才接過凌青陽手中的果子。

「還有這個，這個是西域來的果子，最是甜，我替你剝皮再吃。」凌青陽說著，還真的熱情又主動的開始剝皮。

這次沈胤卻沒有接，他轉頭看向阿元，道：「好拳！過來，有賞！」

凌青陽望著自己舉到他面前的果子，眼底露出了明顯的失落，她黯然垂下手腕，把果子塞進自己嘴裏。

洛梨坐在一旁，若有所思的看著凌青陽的舉動。凌青陽同沈胤也沒見過幾次，怎的如此熱情？莫非真是一見鍾情？她揉了揉額角，凌青陽這小丫頭她是喜歡的，只是她這情竇初開時若真愛上了沈胤，豈不是很糟糕？

洛梨的心情有些複雜，她不覺得凌青陽是個心機深沉的女孩，倘若她只是一時被沈胤迷住了，她得好好開導開導她，讓她曉得沈胤並不適合她，喜歡他只會讓自己傷心。

至於為何不適合？因為他是她未來的相公啊，除了她洛梨，其他女子都不適合。沈胤在指點阿元耍劍，洛梨正想著怎麼跟凌青陽說的時候，凌青陽突然湊到她耳畔，祈求的問道——

「阿梨姊姊，妳可以叫大公子摘下面具嗎？我想看看他的樣子。」

洛梨著實一愣，她第一次聽到有人向她提出這樣的要求。

她一直都不知道沈胤為什麼要戴著面具，除了在光華軒，她還從未見他摘下過面具，至於光華軒，自然不是一般人能進得去的。

洛梨有些為難的對凌青陽搖了搖頭，「這是他的習慣，我沒辦法提出這樣的要求。」

凌青陽眼底露出明顯的失望。

洛梨瞧著她這可憐巴巴的小樣子，疑惑的問：「妳為何要……」

凌青陽不語，嘟起嘴垂下了小臉。

洛梨認真想著她真得找個時機好好開導開導這個小姑娘，沈胤絕對不是小姑娘們想像中那麼好相與的，她要真對沈胤說什麼，幻想絕對破滅，所以她最好還是放棄吧。